

浪漫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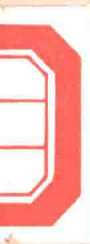
许凤才 著

郁建文

我壯辭雄節較差

原出海涯北關三書終先
第一等亦微瑕千秋滿堂

郁建文



浪漫才子郁达夫

许风才

河南人民出版社

浪漫才子郁达夫

许凤才著

责编一日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文化厅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11.4印张27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215—00449—X/G.52

定价 3.75元

内 容 提 要

郁达夫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最赋传奇和浪漫色彩的人物——悲欢交织的爱情，放荡不羁的生活，外圆内方的交际，惊世骇俗的创作，绝顶天才的智慧，卑己自牧的性格，浪迹天涯的行旅，使他一生都象谜一样，始终给人以虚无飘渺，高深莫测的感觉。誉者，说其胸襟宽阔，心灵纯洁，人格高尚，作品光辉，举世无双，千古永垂；而反对者，则骂他为颓废派，“色情狂”，最丑恶的个人主义者，并称其作品为集卖淫文学之大成，应该永远禁绝，方能免掉洪水猛兽的横行中国。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几十年来相反驳难，各执一端，难分高下。

你想客观的了解集浪漫、传奇、神秘、孤傲、狂放、谦恭、自牧诸种性格于一身的郁达夫吗！请购买《浪漫才子郁达夫》。从本书中您既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良莠相间的郁达夫，又可洞悉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态，同时也可领略到从清王朝覆灭到抗战胜利这几十个间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

FG52/08

序

郁达夫是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自三十年代以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对郁达夫的人品和作品，都有过不少偏颇的、不公正的评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许多老一辈文学家和郁达夫的亲友，陆续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整理出版了《回忆郁达夫》、《郁达夫文集》、《郁达夫海外文集》等多种著作，对这位才华横溢、为国捐躯的人杰，重新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为我们深入研究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篇章。

郁达夫的一生，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同情心及爱憎分明立场的文学家的一生。郁达夫，本名文，浙江省富阳县人。1913年留学日本，1922年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他在留学日本期间，亲身体验了帝国主义的歧视压迫，同时又在苦闷忧郁中阅读了大量的欧美和苏俄文学作品，从而受到了强烈的反对封建专制，主张民主主义思想的感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1921年，他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发起组织了创造社，同年发表了处女作《沉沦》，这部小说出版后，曾风靡一时，受到青年读者的注意和欢迎，在当时青年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22年5月回国后，先后编辑出版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1923年，在革命形势的推动和影响下，他写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描写

劳动人民苦难遭遇的小说，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描写工人阶级高贵品质的作品之一，“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时，他还应聘到北京大学任统计学讲师，此后又应聘到武昌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文科教授，并编辑《创造月刊》、《洪水》、《大众文艺》等刊物。1928年，他发表了标志着自己的创作技巧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的中篇小说《迷羊》，其间，还与鲁迅一起创办了翻译、创作并重的《奔流》杂志，有目的介绍了苏俄时代的文学艺术，促进了我国“普罗文学”的健康发展。1930年，他与鲁迅先生同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1933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时，他隐居杭州，写了《东梓关》、《迟桂花》等小说，反映了作者一度产生的苦闷彷徨。1935年，由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他重新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激流，发表了直接、正面展示大革命时期斗争生活图景的中篇小说《出奔》。他的小说俊逸清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以往有些评论认为郁达夫是一个颓废派的文学家，是片面地夸大了其作品中的消极面，这是有欠公允的。对他的作品，我们应当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背景下全面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沫若文集》，12卷）他的坦荡真率，浪漫抒情和理想主义，寓于他热情奔放、清丽自然的文笔之中，在三十年代确曾影响了相当一批文学青年，而他晚年写的慷慨激昂的政论文章，则篇篇都是刺向敌人的投枪和匕首。郁达夫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应当说是不应该有任何疑义的。

郁达夫的一生，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一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就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奉召回国，在1938年成立的以周恩来同志为副部长的军委会政治部里，出任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日宣传工作，郁达夫应郭沫若邀请到武汉出任该厅设计委员，直接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这年冬天，郁达夫到新加坡，主编《华侨周报》、《星洲日报》副刊，并兼任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许多政论述评，抨击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942年他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前夕，撤离到苏门答腊，化名赵廉，过着流亡生活，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在那种艰难困苦、复杂恶劣的环境下，他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对抗日战争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死。”这掷地有声的诗句，充分表达了他的浩然正气和爱国精诚。抗战胜利前夕，他被迫当日军通译，强忍着精神上的痛苦，冒着生命的危险，巧妙与敌周旋，千方百计地掩护战友、保护侨胞，临危不惧，舍己救人，始终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受到了当地侨胞的衷心爱戴。但是，丧心病狂的日本宪兵在日军宣布投降以后，仍然在9月17日秘密杀害了他。郁达夫是为国家、为民族而殉难的抗日烈士，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研究一位作家，首先应当研究分析他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要全面考察一个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就不能离开作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他和他同时代人的交往与联系，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全面、准确的对一个作家作出公正的评价。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复杂而不平凡的作家，又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富丽悲壮的史诗。对其人其事其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后辈文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青年学者许凤才同志，潜心研究郁达夫多年，态度严谨，治学认真，对郁达夫特殊的个性和复杂

的创作思想，以及他生平中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和他与同时代人的关系，都作出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富有创见的论述，从而丰富了郁达夫研究的内容，拓展了郁达夫研究的领域。作者把书稿送给我阅读时，我被作者生动的评述所打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的生活道路与创作道路虽然比较曲折复杂，但是他那正直、善良、率真的可贵品格，他对朋友、对爱情、对祖国真挚的爱，对艺术执着的追求，都一一跃然纸上，使我们对这样一位真正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战士充满了由衷的崇敬。所以说，这本书虽名为《浪漫才子郁达夫》，不妨可以作为郁达夫评传来读的。当然，此书也有一定的不足，如作者占有的材料还嫌不够丰富，尚需做更充分的考察，篇章结构还有再推敲的余地，有些观点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瑕不掩瑜，并不影响本书整体上的成就。

值此五四新文学运动七十周年之际，许著《浪漫才子郁达夫》一书的出版，将是对“五四”的最好纪念。在此，谨向作者表示热诚的祝贺！

张文彬

1989年2月25日

目 录

序.....	张文彬
忍抛白首盟山约.....	(1)
——郁达夫与孙荃	
各有清明扬海内.....	(65)
——郁达夫与徐志摩	
孤竹君之二子.....	(77)
——郁达夫与郭沫若	
携手相期赴首阳.....	(112)
——郁达夫与成仿吾	
相逢一笑泯恩仇.....	(130)
——郁达夫与胡适	
心有灵犀一点通.....	(145)
——郁达夫与林语堂	
醉酒谈诗忘经年.....	(166)
——郁达夫与郑伯奇	
平生风仪兼诗友.....	(182)
——郁达夫与蒋光慈	
彷徨呐喊两悠悠.....	(197)
——郁达夫论鲁迅	
春兰秋菊见精神.....	(218)
——郁达夫与文学研究会	

求同存异 相得益彰·····	(244)
——郁达夫与太阳社	
呕心沥血为大众·····	(263)
——郁达夫与《大众文艺》	
跃马挥戈争自由·····	(282)
——郁达夫与《申报·自由谈》	
嬉笑怒骂皆文章·····	(298)
——郁达夫与《论语》	
幽咽泉流水下滩·····	(311)
——郁达夫与戏剧	
湖山清处遍题名·····	(324)
——郁达夫与杭州	
后 记·····	(351)

忍抛白首盟山约

——郁达夫与孙荃

以炽热的情感，虔诚的心灵、博大的胸怀，努力不懈的去追求新时代具有青春、活泼气息的浪漫女性，并希望从她们那里得到纯洁的拥抱，温柔的慰贴，来弥补精神上的创伤，是构成郁达夫绚丽多姿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此作为生命历程的启航点，进而便导演出了他一生中三次结婚两次离异及多次婚前婚后恋的悲壮剧。

无可讳言，在长达数十年的婚姻、爱情的纠葛中，既给郁达夫带来了充满甜蜜的欢乐，也给他留下了难以启齿的苦痛。但这二者的混合交织却不期然地成就了他那光辉灿烂的文学大业。象“五四”时期曾经震撼过一代青年读者心灵的《沉沦》、《茫茫夜》、《茑萝行》等小说，和30年代末一度轰动海内外的《毁家诗纪》等，都是长期蕴藏在他心中的爱和恨相互撞击时所迸射出的耀眼火花。

郁达夫自1921年以反帝反封建勇士的姿态登上“五四”新文坛后，他那带有浪漫、神秘和玄妙色彩的爱情生活，很快就变成了一些墨人骚客饭后茶余议论的资料，而且愈演愈烈，至今仍有增无减。但这其中人们议论得最多、描述得最精彩生动的要数他与第二个夫人王映霞的“伉俪”生活和反目记了，而对他与结发妻孙荃之间的婚姻爱情却很少有人问津，

即使偶尔有所言，也多失之偏颇。譬如有人说什么，郁达夫与孙荃的结合是纯属封建“包办婚姻”性质的，并没有爱情基础可言，云云。甚至还有人声称，郁达夫与孙荃的离异，是他和封建礼教、传统道德观念彻底决裂的一个有力明证。

笔者在反复阅读郁达夫的遗著及考订与其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发现，持上述观点的同志是缺乏充分的事实作依据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郁达夫与孙荃的婚姻爱情纠葛是一种既复杂，而又微妙的社会、生理、情感诸方面的因素相互交织的产物，决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笼统地说，这里面既有彼此气质不同和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因素，又有政治迫害方面的压力，同时也不乏新时代崇尚自由、张扬个性解放等潮流的外力作用。因此，要弄清楚郁达夫与孙荃从结合到离异整个过程的脉络以及造成彼此情感破裂的主要原因，那就势必得先从郁达夫的女性观，及他婚前婚后的恋爱生活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说起，只有这样方不至于人云亦云。

郁达夫与孙荃结婚之前的恋爱生活，远可追溯到他12岁在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时。

西方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们早在儿童时期就已开始产生对异性的神秘感和向往心理，并伴随着对异性“神秘感和向往心理”的到来，而开始出现朦胧的、不自觉的性意识的冲动。因此，长至12岁时才萌发春情的郁达夫，从性知识和性感觉落后这一点来说，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最低能的人”。1935年，他在《水样的春愁》中，回忆引诱自己情窦初开的社会生活和周围环境时道：“在课堂上。坐

在我左边的一位同学，年纪只比我大了一岁，他家里有几位相貌长得和他一样美的姊妹，并且住得也和学堂很近很近。因此，在校里，他就是被同学们苦缠得最厉害的一个；而礼拜天或假日，他的家里，就成了同学们的聚集的地方。当课余之暇，或放假期里，他原也恳切地邀过我几次，邀我上他家里去玩去；但形秽之感，终于把我的向往之心压住，曾有好几次想决心跟了他上他家去，可是到了他们的门口，却又同罪犯似的逃了。他以他的美貌，以他的财富和姊妹，不但在学堂里博得了绝大的声势，就是在我们那小小的县城里，也赢得了一般的好誉。而尤其使我羡慕的，是他的那一种对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异性们的周旋才略，当时我们县城里的几位相貌比较艳丽一点的女性，个个是和他要好的，但他也实在真胆大，真会取巧”。在20世纪初叶的富阳县城里，和郁达夫属同年辈的女性中，装饰入时，态度豁达，为大家所称道的共有三个。一个是在上海开店，“富甲一邑的商人赵某的子女”，芳名为莲仙；另外两个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在交通不便的当时，他们却早已跟了家人或亲戚，“到杭州上海等地方去跑跑了。”所以，无论是言谈举止，或是装束打扮，或是接人待物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一种舒缓从容，文弱娴静的风度和气派，与那些终日不出闺阁绣房半步的小姐们是迥然不同的，并且还初步具有了现代女性的韵味和情调。对青少年，尤其是对那些在精神王国里自惭形秽而又唯女性是崇的书生们来说，是别有一番吸引力的。每当傍晚人静的时候，或月朗星稀的中夜，莲仙及另外两位少女家的门前，老有一个个的黑影在徘徊、游荡。而这其中的游客，绝大部分都是县立高等小学堂里的学生。郁达夫在《水样的春愁》中回忆此事时说：“每到礼拜一的早晨，没有上课之先，我老听见有同学们在操场上笑说在一道，并且时时还高声

地用着英文作了隐语，如：‘我看见她了！’‘我听见她在读书’之类。”在这样一种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下，郁达夫虽然显得有点过分的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耻辱，是没有出息的行为。但他毕竟还是一个“亚当的后裔，喉头的苹果，怎么也吐它不出咽它不下，同北方厚雪地下的细草萌芽一样，到得冬来，自然也难免得有些望春之意。”

①随着这望春之意的进一步发展，一种潜意识的，漫无边际的对女性的遐想心理也就隐隐约约地产生了。这种遐想一直延续到他与赵莲仙相识之后才算有了归宿。

赵莲仙在当时富阳城里人们所称道的三位风流女性里面，论容貌的艳丽，装饰的豪华，她称不上是第一，但就风度和气质而言她却是可以夺魁的，也最能引起一班青少年的仰慕和受怜。当时，她给郁达夫等人的印象是：

皮色实在细白不过，脸形是瓜子脸；更因为她家里有了几个钱，而又时常上上海她叔父那里去走动的缘故，衣服式样的新异，自然可以不必说，就是做衣服的材料之类，也是当时未开通的我们所不曾见过的。她们家里，只有一位寡母和一个年轻的女仆，而住的房子却很大很大。门前是一排柳树，柳树下还杂种着些鲜花；对面的一带红墙，是学宫的泮水围墙，泮池上的大树，枝叶垂到了墙外，红绿便映成着一色。当浓春将过，首夏初来的春三四月，脚踏着日光下石砌路上的树影，手捉着扑面飞舞的杨花，到这一条路上去走走，就是没有什么另外的奢望，也很有点象梦里的游行，更何况楼头窗里，时常会有那一张少女的粉脸出来向你抛一眼两眼的低眉斜视呢！②

据郁达夫在另一篇带有明显“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孟兰盆会》

讲，他与赵莲仙的第一次相见，大概是他从春江书院考入富阳县立高小学堂的第三个学期。时值1908年的阳春三月。

1908年3月中旬的一个午后，灿烂的阳光，带着温柔和煦的东南风，轻轻地拂过绿波荡漾的富春江面，激起的一朵朵欢快的小涟漪，不时地追逐着一只只顺流而下的孤帆远影，江上两岸的杂树枝头和树下的泥沙地面都罩上一层嫩绿的绒衣……放学归来的郁达夫及其小伙伴们，完全被这如烟似梦的阳春景色给陶醉了，有的向江中抛掷小石子，有的横卧在青草茵茵的堤坡上闭目遐想，也有的在相互撩水嘻闹……不知何时，江面上驰来的一艘打扮得五颜六色，鸣着汽笛的小客轮冲淡了这宁静安谧的气氛，唤醒了他们的好梦。

小客轮还没有靠岸，这群小少年便一窝蜂似地涌了上去。有的是忙着接亲友，有的是忙着看热闹。此时正躺在堤坡上伴睡养神的郁达夫，也禁不住这热闹场面的诱惑，步履蹒跚地走近了小客轮的停泊处。他刚站定，一位年纪与他相仿佛，头上梳着两只丫髻，皮肤细白得同水磨粉一样的少女飘然朝他走来，路过他身边时还娇嗔地向他施了个微笑，这少女飘然如仙的姿态和娇嗔地微笑，顿时使郁达夫象着了魔一般，“同学们在路边上催他走，他也没有听到。”直到下船的旅客全走尽了，那少女也不知飘向何处去时，他才茫然不知所措地离开了江边。从江边回来后，郁达夫才知道，那位一见就使他钟情得神魂颠倒的女郎，即是他的同学们所常常议论的赵莲仙。自此始，他想与莲仙相会诉说衷肠的欲望便一天强似一天，然而他的行动与他的心里却正好相反。莲仙家的大院和近旁，他是绝对的不敢去走动，甚至连在同学们面前提一提“莲仙”二字的勇气都没有。有时候，想见莲仙的情欲实在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境地时，方在昏黑无光的夜间，“偷偷摸摸的从家里出来，心里头一个

人想了许多口实，路线绕之又绕，捏了几把冷汗，鼓着勇气，费许多顾虑，才敢从她的门口走过一次。这时候他的偷视的眼里所看到的，只是一道灰白的围墙，和几只关闭上的门窗而已。”③难以抑制的情欲，与“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时时都在缠绕折磨着已进入青春期的郁达夫。他虽然没有胆量去主动找莲仙约会，但在暗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留意着她的一举一动，并且还将内心所奔突沸腾的一腔热血赋成了一篇篇哀艳绝伦、情意绵绵的诗章。如《自述诗》中的第八章云：

左家娇女字莲仙，累我闲情赋百篇。

三月富春城下路，杨花如雪雪如烟。

无疑，这诗中所言是郁达夫当时对莲仙一片如痴如狂情感的真实写照。

不知于何时何地，郁达夫心中爱恋莲仙的这一秘密，竟被坐在他座位左边的那位同学给窥探到了。中秋节的前一天，那位同学悄悄地对他耳语道：“今天下午，赵家的那个小丫头，要上倩儿家去，你愿不愿意和我同去一道玩儿？”④没等他耳语结束，郁达夫立时涨红了脸，喘急了气，噤着半天说不出话来，拼命的摇头表示不愿意去，而同时两眼里却水汪汪地流露出了难以名状的隐衷。那位同学此时好象完全把握住了他心中跳动的脉搏，不管是否同意，就强拉硬扯地将他拖出了校门。无奈之下，他也只好“俯着首，红着脸，同被绑赴刑场的死囚囚”似的跟着进了倩儿家的大门。说来也奇怪得很，刚进来时他还拘泥、畏缩得象个小孩子似的，但不大一会儿竟与她们玩得如同旧相识一样。临出门时，他还愉快地接受了倩儿母亲委派他护送莲仙回家的差使。

从倩儿家出来，郁达夫提着灯笼与莲仙并肩走在一道，但

彼此表面却冷淡得好象是两个同路的陌生人。窄狭而又悠长的大街小巷，一程一程地在他们的脚下消失了，可谁也没有先向谁言一声，然而其心房的颤动却一个比一个厉害，尤其是莲仙姑娘，此时此刻，她想得更多也更远。

莲仙对于郁达夫，也正如郁达夫对她一样，是早已当成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来偷偷地爱恋了。

郁达夫虽然不是出身于豪门望族之家，但因其父辈早年曾为私塾教师兼行中医，所以在人口不足三四千户的小县城里也居然是人人皆知的。常常串大街走小巷的自由女性赵莲仙，平素不会不对他这个书香世家的“文童”有所风闻，更何况在县立高等小学堂举行首届新生开学典礼那天，她又曾目睹过郁达夫的丰采英姿，并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当时的学堂，是一般人的崇拜和惊异的目标。将书院的旧考棚拆去了几排，一间象鸟笼似的中国式洋房造成功的时候，甚至离城有五六十里路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带了饭包雨伞，走进城来挤看新鲜。在校舍改造成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学堂’的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里的谈话中心；而穿着奇形怪状的黑斜纹布制服的学堂生，似乎都是万能的张天师，人家也在侧目而视，自家也在暗鸣得意。”⑤特别是在洋学堂举行首届新生开学典礼的那天，看热闹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数不胜数。在这一群群的“看客”中，自然也少不了莲仙姑娘和她母亲及家中的女仆。

出于少女本能的庄重和羞涩的心理，莲仙并没有象一般同龄的男孩子那样，挤破头皮朝前去，而是站在母亲和女仆的衣襟后面偷视斜望。当一队学堂生从她们面前走过时，家中女仆指着其中的一位约有十一二岁的矮小少年说：“看郁家的三公子多神气！”

莲仙的母亲听了女仆的话也接着说道：“是呵，别看人家